

家中有一道年菜,原料都是寻常的,不过是菠菜、鸡蛋、大头菜、酱胡萝卜、金针、酱瓜、黑豆腐干和蒜苗,做法也不稀奇,每种菜淋了热油拌在一起就好。红黄白绿黑五色组合,五行俱全,年节时吃得油腻,这道全素的菜每每出场都受到热烈欢迎。姥姥平时不和儿女们住在一起,春节时几个舅舅抢着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一来是过年尽孝心,二来也是嘴馋,姥姥住在哪一家就在哪一家做这道菜。姥姥每回都要做上一大盆,可做得再好好像都不够吃。

这道菜实在是太费工夫了,菠菜洗干净了一片一片叠在一起,切丝,大头菜、酱瓜和酱胡萝卜切丝,鸡蛋摊成薄饼,切丝,黑豆腐干,切丝,切多细的丝呢?金针和蒜苗都是用针剔的,切丝,就切针剔的金针蒜苗丝儿那么细的丝。

姥姥过世以后,每逢过年,大家怀念这道菜,家家都知道做法,得到姥姥的亲授,家家却也都没有尝试做过,没那个耐心。

往昔生活的种种,都是不怕麻烦的,往昔生活的味道,就在于麻烦,比如花一两天的时间做一道菜,比如套十多次版印出来的年画,比如扎风筝、养观赏鸽、斗蝈蝈、喂蚕宝宝。比如,伺候昆曲。

昆曲的唱念做打样样复杂,就看看昆曲的戏箱,也绝不简单。

戏箱中头数衣箱。昆曲戏装面料昂贵,真丝、素绉、绸缎,飘飘洒洒。拉扯女角的外衣看,袖子比身子还长,一摇三晃的,委婉芳魂全飘荡在袖子里了。扯一扯袖子,仿佛能看到宽大衣衫下拧着的小蛮腰,能勾勒有来

由或者没道理的不高兴,能速写故意或者天然的扭捏体态。旧时不兴把衣裳穿得曲线毕露图穷匕见,极端丰富的肢体语言躲藏在大而化之、线条稀疏的衣裳里头,暧昧顿生。

铺开了看,昆曲戏装剪裁得四

平八稳方方正正,简洁得一览无余,但上面的绣工却繁复得无以复加。通常书生的衣服上有松竹梅兰,武将的衣服上是麒麟、兽头,连出家人的衣服上也绣有一朵朵的莲花。寡妇或魂旦虽一身素白不见刺绣,但多镶有银色窄边,给纯白提神。

蟒、靠、帔、褶、开敞、官衣、箭衣、报衣、打衣、龙套、大铠、古装、裙、袄、裤、斗篷……一件件衣服挂出来,衣服里全住了人似的,不演戏都是一出戏,不是演员着戏装,更像是戏装找演员,演员是一时的,戏服才是永久的。

● 散文

戏箱

郭晨子

一针一线,线的刺绣,麻烦;对应角色行当有那么多品种样式的戏装,也麻烦;戏装的穿法,更麻烦。《牡丹亭》中《冥判》一折,判官带三名小鬼上场,小鬼灯笼裤外套一条与妆面颜色一致的裤子,再系孙大圣虎皮裙似的锯齿状短裙,一个小鬼就要套三层衣裳。武生系起外套的一角在腰带上,戏台上他们的装束永远展示不对称美,外套、腰带和外套衬里,真丝宽腿裤的色彩既对比又协调,最后用脚下的白底黑靴压阵,出挑的颜色稳定下来,信赖油然而生。

戏箱中再数盔箱。各式冠、盔、帽、巾、额子、髻口、甩发、雉翎、狐尾、玉带、耳毛、鬓发等等都属盔箱管理。判官画好了妆,勒头、戴冠,末了还要在两边插上红花。那些有甩发功、翎子功的主要人物且不说,就是龙套们也通常扎了头巾脑袋一边斜插一个绒球,好像都成了耳边一朵石榴花的阮氏兄弟。这样的顾及大小人物,能不麻烦?

旧时,郑州的手工艺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欣赏为主的艺术品,其中又分为特种手工艺品(如根艺、编织、玉雕、砖雕等)。另一类是以手工制作的小工艺品(如剪纸、工艺花、面塑、捏糖人、泥塑等)。据民间艺人言传,郑州的手工艺品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尤其是民间传统的小工艺品,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自发形成的市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州卖小工艺品的大都集中在河北沿(老坟岗)一带。

剪纸:剪纸手工艺品,最初在河北沿开辟场地后,不仅店家有售,还有妇女操业的剪纸摊,用红纸衬剪各种鞋面、枕巾、手帕等绣花样以及喜庆窗花,任人选购。劳动人民十分喜爱经济廉价的剪纸,也有顾主需要秀美的花卉、惟妙惟肖的古代人物及飞禽走兽,不过这类剪纸价格却要的高些。

工艺花:纸花是用宣纸、丝绸花扎剪而成,各色各样妍丽夺目,主要供室内插瓶摆设之用。绢花是以绢、绸、绫、缎等丝织物边脚料巧妙构思精心制作而成,有瓶花、盆花、挂花、胸花、色泽鲜艳,宛如真花。绒花是利用丝厂的下脚料自行染色,用细铁丝为蕊而制成各种线条,再制成各种式样的花朵,专供妇女和儿童佩戴头花。

面塑:捏面人又称面塑,是一种制作简单但艺术性却很高的民间小艺术

品。它是掺入各色染料、石蜡、蜂蜜的糯米粉和面粉为原料,完全靠手工捏制而成。当年河北沿的面塑小摊主,大多是从山东来谋生的,那面塑摊的架上,插满了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济公、牛、马、小孩等等。当人们围着小摊,看着那面容慈祥的捏面人老汉,一双粗糙的手搓搓捏捏,猪八戒、孙悟空、白骨精,一个个“横空”出世了,引得儿辈们一阵阵欢笑,当然生意也不错。

捏糖人:捏糖人的担子圆桶里放一个小火炉,置放一特制的圆铜锅,锅内分隔成五六格,每一格内置一种颜色糖,五颜六色俱全。其原料是用麦芽糖加适量的白糖、面粉与色素调合成。彩糖见火就软,见冷就硬,操作方便。一双灵巧的手,加上一把剪刀,一根骨签和半截梳子,能捏制出各种形状的人物和动物;能用嘴吹捏出宝葫芦、白天鹅、老鼠偷油、狗、马等。简练、形象,惟妙惟肖,观众叫绝!儿辈们无不购买。

泥塑:泥塑是黏土里掺入少许棉花纤维,捣匀后捏制成各种人物的泥坯。经阴干后,先上粉底,再施彩绘。新中国成立前的泥塑艺人都是单独行艺谋生,来河北沿的大都是年长的泥塑艺人,为了谋生混口饭吃,摆个摊,利用泥塑技艺,随顺主要求塑个调皮的小姑娘、泥哨、小动物类玩具泥塑,吸引着众多的游人。

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眼睛的颜色在婴儿时期就已确定,并且终身不变。但是很多人或许都曾听人信誓旦旦地说过,他们眼睛的颜色,医学上称之为虹膜的东西在孩提时代是深蓝色的,而随着他们逐渐长大,会变成淡褐色或棕色的。我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起,她漂亮的浅绿色的眼睛在她刚出生时是棕色的。

根据研究,有很少一部分成人,当他们年纪渐长时,眼睛的颜色确实可以自发地变深或变浅。

决定眼睛颜色的是黑色素。眼睛

● 养生堂

你的眼睛会变色吗

安那海德·奥康纳

虹膜前的结缔组织称之为基质,如果其中有很多黑色素,那么眼睛的颜色就较深,反之则颜色较浅。黑色素的水平通常终身保持不变,但是有些因素可以使其发生永久的改变。

首先是形形色色的眼病,如色素性青光眼。某些治疗青光眼的药物,通过增加眼睛中的色素可以改变眼睛

最后一个,也是最常见的来源



徐锡澄 书

蒙阳市西南环翠峪的八峰寨下,有一个古今闻名的地方,叫风门关。风门关背西向东,左有巍峨壮观的八峰寨,右有连绵的九连山,两山夹一关,气势雄伟,牢不可破。是北宋末年驻守在肖家沟的义军所建。此关取名于紫气东来,春风必度之故。

提起风门关,当地人就会情不自禁地说起一段“山神守关”的奇异故事。

以前的风门关上,有一条左连八峰寨,右通九连山的庞大石坎(也称石筋),据说是先祖伏羲从山寨上劈下来,横亘在这里挡风避邪。聚宝敛财,为此方民众永保吉泰的。

可是,自从北国强人统治中原后,天下大乱,就有懂风水、会阴阳的蛮人术

小说讲述了北方某市非主流社会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作者孔二狗用沉重又不乏幽默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一批栩栩如生又性格丰满的黑道人物。孔二狗表示他写作这些黑道人物的目的,是为了从另一角度审视中国社会过去20余年之时代变迁。因为文笔好看、精彩,在网络上,孔二狗被誉为“金庸之后最会讲故事的

● 郑州地理

风门关

马清贤

士,来到浮戏山盗宝藏,赶风水、断地脉,破地气儿。风门关有道神奇的石坎挡着,蛮人赶不走这里的宝藏灵气,就架起开山大锯用劲拉,要把这条石筋截断。谁知,他们白天锯,石筋夜里长,次日还得从新开始。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蛮人术士念诀秘身,夜里藏匿在关下,要看个究竟。

三更夜定,从八峰寨和九连山上下

● 新书架

《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

杜 客

这部小说是对过去三十年的一次另类追忆。它以一个灰色、陌生但可感触的群体为视角,将富有时代气息的社会变迁融入其中,写的是往事,却

戏箱中还有把箱。旗、罗、伞、扇归根箱管,各种兵器和大小道具归把箱管,桌子椅子围的桌帷帔也归把箱管。昆曲没有布景,把箱中的玩意儿个个四两拨千斤,顶布景用。两军对垒,令旗表明身份,令旗就是气派。一桌二椅似乎单调,可桌子椅子全穿着衣裳呢,是满堂红是藕荷色还是嫩黄,气氛全然不同。

管化妆的叫彩箱,也叫彩匣。彩箱少不了胭脂、粉、眉笔,还有绒花绢花、钗钏珠挑、亮泡点翠、水钻头面,最神奇的是片子,黑黑的一条贴住面颊,脸型顷刻改变,娇小,“小”了才“娇”。且角该浓妆还是应该淡些有许多讲究,各个行当的化妆又各有说法。

穿衣、戴帽、手里摸的家伙、脸上画的纹饰,样样都富于装饰,甚至装饰过度,样样都有规矩,错一点都遭人笑话。

等上了戏台看,必须有这么复杂的装扮才能与曲折的文辞和繁多的身段相配,一道儿不怕麻烦。

儿时的街头常见捏面人的,最喜欢看艺人捏孙悟空,各色的糯米粉揉到一起,手心一搓,安插到大圣头上当翎子,五彩斑斓。近日庙会重逢面人,却不见悟空了,改成了时兴的蜡笔小新和国宝熊猫,只取黑白两色,手上的功夫大为简化。

农业社会的林林总总都看手艺,手艺是需要繁复的,于繁复中较量技艺;而工业社会更看重的是设计,设计必须简练,于简练中体现理性。

眼下一切强调效率,效率越高,一天仿佛越短,催命似的朝前赶,把命也给赶短了。享受麻烦的日子里,一切都是缓慢的,尽管用几天做一道菜,心中没有任何不安,要是做《红楼梦》里的茄子,就得用上几年了,怪道贾府的少爷小姐们听昆曲,节奏合拍。

母亲的同事有回尝到我们家的年菜,说是茉莉花喂骆驼了。每次看昆曲,看台上的演出和台下的乐队、字幕员,看到无一不麻烦的细微处,我觉得自己也是头蠢笨的傻骆驼。



雨后排云伴雄峰

吴齐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基因。例如,1997年曾经进行过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数千对双胞胎,结果发现10%~15%的人在整個青春期和成年期,眼睛的颜色会逐渐发生改变——这在双胞胎中两个人的发生率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你是否想象过每天早上醒来,你眼睛的颜色都会有所不同?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吧,但是确实有人宣称,根据他们的心情或衣服颜色,他们眼睛的颜色每天都会不同,甚至时时刻刻都会有所变换。

这一现象或许可以冠以“眼睛的小魔术”。

来两个山神,一个掂小桶,一个拿扫帚,来到被锯一半的石筋上,把桶里的液体倒入铜口,再用扫帚涂抹一遍,锯口愈合,完好如初。事情却坏在两个山神的闲话上,一个说:“咱伏羲爷留下的灵丹妙药真管用。”一个说:“只要蛮人不逞胆彻夜地锯,咱就能来修补,他们就别想拉断!”

蛮人听到了山神的话,果然就连彻夜不停地锯起来,不给山神前来修补的机会。没几天,就把这条横亘在关口上的石筋拦腰截断了,终于赶跑了山里的宝气。

天长日久,被截断的石筋遭洪水冲刷,日晒风蚀,就日渐消匿,只剩残骸了;风门关也因兵去关毁,有名无实了。

又让人不得不想到当下与未来。网络上极其海量的作品和不断被重复的题材使广大读者最终产生了厌倦感,网络文学自然要开拓探索新的题材。而黑道是一种生存方式,反映了世俗读者心理上的潜在欲望,符合他们生活经验中所产生的处世逻辑。在这种背景下,黑道文学成为一种文化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谢真真说:“我们家向天歌是个很不错的人,我很放心,我放不下的环境,艾小毛,咱们都是女人,你知道有些事是用不着证据的,凭感觉足够了。”艾小毛有些生气地说:“瘦子,我没有兴趣和你讨论这些传言的真假,但我请你说话放尊重一些,用不着对我的做人指手画脚。”

正当两个人僵持不下时,向天歌进来了,看到谢真真,他先是一愣,没等他说话,艾小毛就站起身对谢真真说:“你怀疑的另一个当事人来了,继续你的调查吧。”向天歌挡在门口,问:“你这是干什么,说话气哼哼的?”谢真真说:“没什么,我们刚才正在探讨女人怎么把握自己的话题,有的地方可能戳到了她的痛处。”向天歌打着哈哈:“你真是闲极无聊,跑到这里干什么?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完没了的,小毛,现在我们广告部的创意灵魂,很有能力的。”谢真真眯了艾小毛一眼:“是吗,什么能力,办公室的还是卧室的?”艾小毛没想到谢真真会说如此恶毒的话来。向天歌也是一惊,老总的头号大忌就是太太闹到单位,他迅速地瞥了艾小毛一眼,艾小毛还没弄懂这一瞥的含义,向天歌就从沙发上拉起谢真真,说:“行啦,去我办公室吧,一会儿小毛的同事就到了,看见了成何体统?”谢真真没再说什么,跟着向天歌出去了,艾小毛冲着他们的背影喊了一句:“你混账!”然后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门口,眼里涌满了泪水。

尽管没有旁人在场,但是艾小毛仍然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侮辱。坐在电脑桌前,艾小毛的怎么也是静不下来。这不是委屈的问题,而是尊严被践踏的问题。他向天歌一方面口口声声表白谢真真在他们的心里已无留恋,另一方面,居然对她这么大的屈辱熟视无睹。她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向天歌的倾向如此明显,那她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正这么胡思乱想着,向天歌又折了回来,艾小毛忍不住说:“真不简单呢,四两拨千斤,又躲过了一场风暴。这回你舒服了吧?”向天歌说:“你怎么把话说得那么刻薄?”艾小毛说:“我怎么刻薄,这些年,我对你问心无愧,可是,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在你需要平衡的时候,需要打一派拉一派的时候,我就是你任意摆布的棋子。”向天歌有些岔:“那你说,在公开场合,她是我老婆,我又能怎么样?”艾小毛用手点着向天歌的脑门说:“呵呵,听听你说得多好,是呀,公开场合,我们这种关系天生就

马宇彤 著

马宇彤 著

真,她实在是个糟糕透的女人,为妻专横,为女任性,母性更是荡然无存。

选择今天摊牌,向天歌有他的考虑。忍无可忍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来自岳父的扶持,再深一步,现在即使岳父想扶持他,也不具备了在位时的条件。

向天歌没有料到的是,谢真真对离婚的反应比她爸爸要激烈得多。她气呼呼地说:“向天歌,老谢家成全了你,让你摇身一变从土炕爬上了席梦思,怎么你也学会了人一脚险就变?今天我告诉你,离婚可以,你卷铺盖滚蛋,一草一木都不许给我带走,不光这些,我还要你身败名裂,在圈子里一天也没得混!”

15.惊悚谋杀
靳常胜推开门,将李海鸣引进屋。向天歌很意外:“李总,您怎么来了,有指示打个电话我去您办公室。”李海鸣摆摆手:“主要是想过来看看,分管这么长时间,还没进过你们这座小楼呢!文晓娜是谁人?”

连载

范胜轩历来的原则是,要重用一个人,就得让他去最艰苦的地方经受考验。如果崔大伟当时说夏琳“还行”,他可能不会将她再放在心上,也不会干预销售部的分配,但既然“挺不错”,又是自己推荐来的人,当然就得“重用”一番。恒佳的老员工都知道他这个“先苦后甜”的理念。

但夏琳却还不是老员工,这天下午,在听到分配的决定后,她像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恒佳的文化是令行禁止,说一不二,夏琳知道自己不能去申辩,也无从申辩。但如果说工作是一份职业订单,虽然同在恒佳,到不同的办事处工作,其订单价值相差甚远,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但她还是决心服从分配,晚上,韩宇来宿舍找夏琳时,她说:“明天你帮我打行李打一下包好吗?我得抓紧去西安。”

大商机
在销售部大开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总监崔大伟专门建造了一个作战室。他将一幅全国电子地图打在作战室的墙上,通过地图,崔大伟可以清楚地看到抢单动物们的活动情况。

“黄色”代表发现了一个潜在订单;“红色”代表订单进入白热化争夺;“绿色”是夺得订单;“紫色”表示痛失订单,必须深入检讨。

这些动态的战场情报,当然是恒佳的核心机密。

这天下午,崔大伟注意到地图的左上角,亮起了一个黄点。他记得西北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点。

“怎么?乌州有情况?谁报来的?”小蒋刚好忙完手头的事,崔大伟便疑惑地问道。

“对,下午夏琳报过来的,预计金额有五十万。”

崔大伟用鼠标点击乌州的黄色,抢单地图上立刻弹出有关这个订单的详情:“15:36,西安办夏琳汇报,她刚和乌州电信局刘处长沟通,乌州准备新上50000线,目前正处于选型阶段。刘处长在《人民日报》和《电信时报》等媒体上,看到过恒佳的广告,欢迎我公司参与。”

他随即用鼠标点击夏琳的手机。夏琳的声音很悦耳:“崔总啊,您是说订单吧?我想先去看看订单。西安到乌州很方便,火车一天就到了!”

“这丫头,哪有坐火车去抢这么大的单?”崔大伟心里嘀咕了一下。他很理解夏琳的抢单冲动,但

是被公开场合排斥的,是见不得人的,你放心,我不会缠着你、赖着你,我也没想用我的身体和你交换什么,从一开始就没想过,那不是我的初衷,可是在这种冲突下,你可以向着你老婆,你可以不向着我,但你起码要尊重我。谢真真就差指着我的鼻子骂娘了,亏你还听得下去、笑得出来?”向天歌掩上门,有些生气:“你这也扯到哪里去了?你们是不是看着我百般折磨才算舒服?”艾小毛寸步不让:“别以为只有你受才是折磨,别人都是在装样子!”

这是自从艾小毛认识向天歌以来两个人吵得最厉害也是最伤和气的一次。气过之后,向天歌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分了。毕竟艾小毛是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依靠,就是这一点渴望也要躲进阴影里悄悄等待。感情是很消耗人的,但也确实是生活的作料。没有感情掺杂其间,真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味道?

离婚是这段时间困扰向天歌的主要问题。他不敢轻易

提出来,是怕岳父那一关不好过。最终让向天歌下决心离婚的是孩子。年近不惑膝下无子,已经显出了寂寞的苗头,可是谢真真偏偏没有一点母爱之心,自己不愿意生孩子不说,就是别人的孩子逗上一会儿也兴味索然。女人三性,妻性母性女性缺一不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谢真真

来,她实在是个糟糕透的女人,为妻专横,为女任性,母性更是荡然无存。

选择今天摊牌,向天歌有他的考虑。忍无可忍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来自岳父的扶持,再深一步,现在即使岳父想扶持他,也不具备了在位时的条件。

向天歌没有料到的是,谢真真对离婚的反应比她爸爸要激烈得多。她气呼呼地说:“向天歌,老谢家成全了你,让你摇身一变从土炕爬上了席梦思,怎么你也学会了人一脚险就变?今天我告诉你,离婚可以,你卷铺盖滚蛋,一草一木都不许给我带走,不光这些,我还要你身败名裂,在圈子里一天也没得混!”

连载

光有冲动是不够的。“你赶紧针对乌州项目彩排一下,让他们扮演处长、总工,进行几次沙盘推演。”

“哟,我激动得都忘了这一茬。好,没说的!我回去就练习。”

“你们也商量一下,第一次拜访客户,应该给他们带什么样的见面礼?”

三天后的傍晚,夏琳跟着乌州电信局派来接机的司机小吴上了车,夏琳习惯性地开始了赞美:“小吴,这车打理得真干净,谢谢你了。”

“哪里,您太客气了。”小吴边发动汽车,边不好意思地说。

“你们马局长开什么车?”夏琳已准确掌握了乌州电信局主要决策人物的资料:局长冯慎远,四十八岁,江苏人,两年前从甘肃业务的副局长升为局长。总工詹克霖,五十二岁,北京人。电信处长刘纪航,五十四岁,本地人。从以往的采购过程

来看,其他的副局长和处长基本影响不了决策。

“你说冯局?他开一辆奥迪A8。”一提到自己的大老板,小吴口气有些敬畏,“整个乌州都没有几辆。”

“那詹总呢?”

“你对我们局很熟嘛!詹总不开车,总工办配了一台奥迪A6。”

小吴的惊叹让夏琳有些得意,自己的成果到底没有白费,“哟,那这样排下来,刘处长不得用奥迪A4啦?”

“你说电信处呀?他们只有工程车,平时要用车,就得向我们车队要。”

两人到了五星级的乌州饭店,电信处已为夏琳订好了一个标准间。办完入住手续,夏琳充满谢意地说:“小吴,你留个电话给我吧!我从深圳带了几台数码相机,等东西收拾好,我再给你送去。”

等小吴走后,夏琳到酒店前台去查深圳来的快递,但服务人员认真翻查了一遍,明确告诉她没有。

礼品还没有寄到,这可是个麻烦事,她的整个步骤就被打乱了。见面礼,就是见面时送的礼,见过面后再补送,就失去了意义。

夏琳有两种选择:一是借故拖上一天,等礼品寄到后再去拜访,借口是现成的,刚刚飞到高原,身体不适应。她拜见刘处长的举动却没有说死。

但夏琳不想因为这么小一个问题,就白白浪费一天,她决定第二天赶早去乌州买一个相同档次的数码相机。尽管几千元的相机在这里可能比深圳贵几百块,但住一天酒店也得好几百块,她觉得这笔账算得下来。